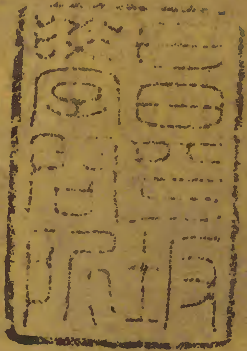


真西山讀書記

卷二十九



漢	書	門	類
九	四	三	三
四	三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類	號
九	四	三	三
〇	三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39)
函號	299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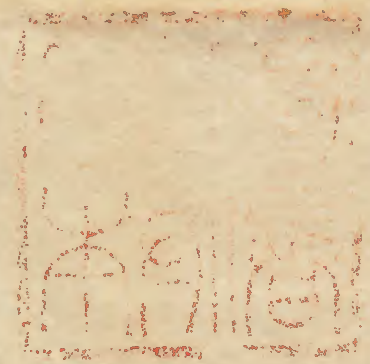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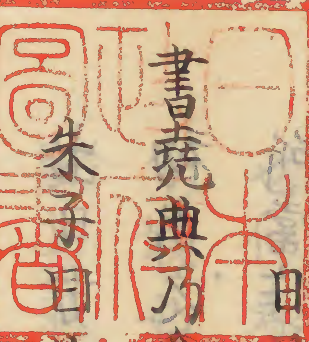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三十九

甲月星辰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兼命三氏四子作為曆象以授民欲其及時以趨事也若順也吳廣夫之意也曆所以紀數之

書也象所以觀天之器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

而繞地一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正于八宿象

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

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為耕獲蠶績之候

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以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

其推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東表之地蓋官在國

都而統治之方其極至此非往居於東也日陽谷者

以日之所出而名之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

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

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

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

西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晝得其中也蓋晝夜皆五

十刻春主陽故以晝言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中

也仲春者春分之氣蓋以日晷中星驗春之中也析

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

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

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

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

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周禮所謂日至之景

詩書言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
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之中星也因折
而又析也以氣愈熱而民愈散也希革毛希而革也
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謂西極之地曰昧谷以日所之而名之也餞禮送
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
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
事也宵夜也此時亦晝夜各五十刻秋主陰且避春
之日中故舉宵以見日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虛星

秋分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毛落
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
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
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
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冬而
主陰然無所避故直言日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昴
星冬至之中星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

龜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今按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曆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璧而陳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出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信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三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又少陳鳳洲測天圖云帝曰咨汝羲暨和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期猶周也歲周三百
 六十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舉
 成數也按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週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
 一日繞地一周無余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
 五日九日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
 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

里余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量
 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十四入是千歲月行之數也歲有
 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
 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
 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三者
 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歲閏率則十日
 是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三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千二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千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

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
 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
 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
 時皆不定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蓋其
 名實乖戾寒暑反易既為可笑而農桑庶務皆失其
 時為害尤甚故必以余置閏而後四時不差而歲功
 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卑功皆廣也

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
 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既湯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天一歲交移又曰而與日舉會此舉會為氣
 易豐彖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曰禘農曰禘農曰禘農曰禘

程子曰日中盛極則當昃映月既盈滿則有虧缺盈
 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
 坎為水為月離為火為日為電也書歸珙八年林月

春秋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
 是謂也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也至木至火至土
 杜氏曰六歲日月干支會所會謂之辰平也相時四
 故以配日辰甲子也○五歲曰四時也○餘曰歲時

對謂以子丑配甲乙也。○正義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
 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言歲即年也時謂四
 時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月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
 者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
 也辰時也言日月聚會有時也。○書嗣征乃季秋月
 朔辰弗集於房注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
 不合則日食可知正義引昭七年云云是辰謂日月
 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
 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
 限月已行天一週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

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辰屬是也房
 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聚會也會即是合日月
 當聚共舍今言日月不合天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月被日映即不成共處故
 以不集言日食也曰房天舍曰天舍謂是辰也
 記月令
 正義曰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太始大素同又與
 易之太極禮之太一其義不殊皆為氣形之始也
 生二謂混元之氣分為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

禮之太一分爲天地同也二生三者三才也三生萬物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也分爲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四曰昕天五曰穹天六曰安天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渾天爲說案鄭氏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爲大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

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爲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二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平正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日十六度嘗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月是陰精日爲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水火則外况水則含景故月先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

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曰下生也且離水火相和於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常氣不泯且復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正義曰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同昭七年正義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丑十二月辰在玄枵子正月辰

在娵訾亥二月辰在降婁戌三月辰在大梁酉四日辰在實沈申五月辰在鶉首未六月辰在鶉火午七月辰在鶉尾巳八月辰在壽星辰九月辰在大火卯十月辰在析木寅此是一歲十二會也按大師正義日辰與建質處正謂此也娵訾是亥次之號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一月建一辰也因而青黃二黃黃東其日甲乙日之行春東從赤道發生萬物月為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正義曰日之行春東從赤道者以星辰

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
 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之上故曰東
 從青道云月為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依從
 青道陰佐於陽故云為之佐也知月依從東道者以
 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黃道東
 赤道二黃道南白道二黃道西黑道二黃道北并黃
 道而為九道並與日同也云物抽軋而出因以為日
 名者以日能生養萬物因物之出以為日功之名也
 云云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之功也月既佐日同有
 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為月名者曰統

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為己功也仲春季

且春日在甲乙同不重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且建星中

中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

且南建星在斗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且牽牛中

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婺女中

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

其日丙丁

其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
 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東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且危中經天而月依從
 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東道者以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經中黃道東
 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道北并黃
 中央土為日民會德新刺而長其物之氣也
 仲火休而盛德在土也物與氣是也
 其日戊巳甲山同不更醫氣也之功也月既佐日同有
 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

本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
 起故因以為日名焉中世傳申之辰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且畢中天數將終終
 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甚又因以
 其日庚辛卦也發以時終也日之於秋東此於陰陰閉
 其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
 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新成又因以為
 孟日谷焉謂五風谷微神且承星中則雖周天也匣早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且觜觴中氣也晚相似故
 季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今乘象冬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且柳中日名焉

仲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日名焉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且七星中

孟冬者日月會於祈水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以爲

其日壬癸言陰陽之氣

其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

萬物日爲之住時萬物懷任於中揆然萌芽又因以

孟爲日名焉言陰陽之氣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

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言陰陽之氣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且氐中言陰陽之氣

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言陰陽之氣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言日

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

紀會也○正義曰日窮於次月窮於紀者紀猶會也

去年季多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

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遂復會於玄枵故云云星迴

於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言日

晚不同至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

云云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

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云其地氣與去去者各早氣時必始禮運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氏曰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六盈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正義曰播謂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本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合日月垂度寒燠

禮

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盈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愚按日星麗乎天陽之為也山川麗乎地陰之為也秉者主持之謂陽主精氣故為日星之光日太陽也星少陽也陰主形質故為山川之竅播者布也謂陰陽二氣分為五行而布於四時也和猶合也謂陰陽和合而月始生也月太陰也本有質而无光其光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

上弦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既望而漸虧二十一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陰和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和而月生蓋取此義注疏之說恐非又鄉飲酒義日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无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生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二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陳氏曰禮記云左詩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又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蓋月之始則生於西其後則生於東

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程子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朱子曰湯音陽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

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昇於天其西下又入於水故
 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為周天赤道
 一百七十五萬四千里日晝夜而一周也春秋二分晝
 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又各以其什之
 一焉亦不又也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之腹在月
 菟一作兔與免同○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月
 之生也○此問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何利而
 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
 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

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
 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
 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
 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
 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
 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何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總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
 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由其說曰月生
 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

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
 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
 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
 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
 腹之間則世俗桂間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
 夜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
 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
 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月只是
 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
 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

月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
 天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
 日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皆向
 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
 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
 亦不受光受日光但小耳如那射轉盤子樣此辰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此中
 闔闔戶也開闔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亢東方
 星且明也曜昊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
 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間

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闔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循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多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又曰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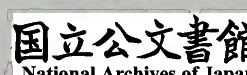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也惟無

成而代有終耳

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也

朱子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他近那辰處雖動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動動得不覺今以管窺極星見其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又一說那空無星處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那天上分為十二段底即十二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日月所會謂之辰又論五峯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極盤則極星只是中間蒂子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

張氏曰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

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此君所以禮臣夫所以禮婦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余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度餘二十四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故易三多譽四多懼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月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

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始天盛氣。日月為夫。月
 張氏曰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
 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下。十五日為望。日初
 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
 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
 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止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
 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
 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
 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朱子曰。二日第且
 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

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
 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
 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之甲地。是為乾體。
 月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其魄以
 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生
 中一陽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
 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
 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震一兌二乾。
 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日
 月陰陽交感之祇。道家象此以為修煉之法。此參同

注也因附於此

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張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克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必隔物焉君子用智也月近日無光為晦月敵日而尤盛為望然日食於朔月食於望乃知小人在外雖盛必自危而其柔弱神比之時多能為君此則慮與不慮之間所以易戒履霜而不懼揚庭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而有食

有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不交者

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

地避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張氏曰月體本黑者陰也受日之光而白者得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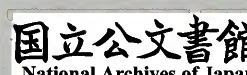
氣也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小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

而天之體盡之矣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陰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明也陽中之



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於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於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以色言之文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說○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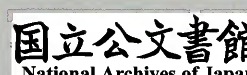
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星日月為之動實本高如故時望文有詳略又與天為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

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
 其遲倍日惟水九歲一衰故歲曆昔辰辰者日月一交
 之次有歲之象也其於陰陽之氣亦不一也
 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常星昏曉之
 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常星所以為晝夜者
 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為南日
 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
 之食以時為法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
 之驗也此亦天運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
 為之蝕精之不可以二也西則精光一顯并此土是為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
 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此亦天運之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
 不變此亦天運之驗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朱子曰星亦

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也
 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對問上蔡謂北極為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
 全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然否曰
 月以其居中不動象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
 轉極如一物橫直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地上是為
 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為南極又曰太乙曰太一
 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居之處
 人言之謂也北極云云
 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
 日受日光常五倍於

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
 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但經星則閃爍開
 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
 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按張子曰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
 子貢皆
 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
 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然今所載止取聖賢之言
 庶知其大概而已若史志所書曆家所算自當別焉
 非此所能該也



雷震風雨之屬

易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電

按諸卦有坎者或為雲或為雨

記月令仲春是月也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啓戶始

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

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主戒婦人有娠首也容止謂動靜正義曰雷

是陽氣之聲將之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

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土則蟄蟲應而振出至

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出有漸故云乃

益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

風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蔡氏云迅雷風烈

擊孔子必變玉藻曰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

衽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

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

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體性情必不備

煇其父母必有灾

仲秋是月也雷乃收聲蟄蟲坯戶

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

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

陽初生震下坤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
 易下是終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曰味內物者以
 伸屈間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出正義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也言神氣者氣從地出
 容又風着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屬於地不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
 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末句疑有誤字
 風雷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
 益所以為益雷長則風烈風長則雷益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金器星月
 之氣露亦星月之氣
 看感得其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朱子曰霜
 只有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
 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
 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
 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便吹散了所
 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嚴凝故高寒處雪先消
 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
 為災武王既而四氣平五刑大甲謂李氏子問從中禮曰

言言言
卷之三十一
二五
按左氏昭四年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
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无雹雖有不為災鄭氏曰
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
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故程子云沴氣也
霹靂天地之怒氣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
懼而死否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
惡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云云如人之怒
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
與惡氣相感故爾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雷自有

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陰先唱也故雲雖密
而不雨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記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
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陽唱而陰和故
謂雨西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云云今西風而
雨山勢使然不雨亦然也
龍陰物也出則濕氣蒸然自出龍之興雲不足恠
雲從龍風從虎云云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
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恠虎行

天則必以剛柔言地然地有柔剛天亦有柔剛所以
 先生之言錯綜而用之也風氣也麗乎陽雨形也麗
 乎陰雲象也近乎形雷聲也近乎氣氣皆可以言天
 形皆可以言地自其始而言則風雨為陰陽雲雷為
 柔剛要其終而言則雲雷亦得言陰陽風雨亦得言
 柔剛或由天而地或由地而天蓋以天地相交上下
 同用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
 張氏曰陰陽和則氣蒸為雲澤流為雨激則光發為
 電聲震為雷和者陽先而陰從之激者陽盛而陰制

而之也
 吹噴吁呵呼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張氏曰吹為風噴為雨所為雲呵為霧呼為雷此大
 與天地相類者也然所以不相類者人有心而天無
 心其裁成輔相則天有賴乎人及其機巧詐辯則天
 不若天矣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
 石電生於火雷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
 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激而為電

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
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
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電生於坎有雷
則為電火出於石也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張氏曰木者地之剛雷亦地之剛草者地之柔露亦
地之柔剛能相制柔能相益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
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
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餘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
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
為戾氣曠霾陰嘗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氣
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
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
陰氣重故陽氣為陰壓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
為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
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
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於內陽
氣欲入不得則旋繞於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
乃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曠霾戾氣飛電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
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又按隨文帝欲六
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
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胡氏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
雷霆猶人君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
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
天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

神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
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
天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
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
而影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
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
密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
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
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

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木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
 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
 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虺飛
 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爾遠映雲際則如
 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於幻恠偽誕之說而終
 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
 蟬竦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

而有一日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天地自然之數
 也

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兩者陰陽之
 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

問龍行雨之說曰云云蓋亦可見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下氣上升故未能雨
 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又曰如甌有蓋
 西其氣鬱蒸而汗下則為雨甌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

為霧者氣之積而限為雨者氣之散其為霧者未始不與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其為雨者亦曰或雨或霽密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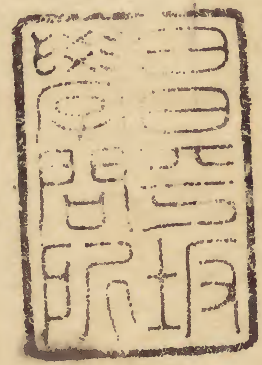
雷者氣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諸如今之爆杖與新陳之蒸氣諸如雨之散者其氣皆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故也

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露之結為霜也然露滋物而霜殺物

愚按露未凝則陽也故生凝則陰矣故殺

右論雷霆風雨之屬



文西東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三十九終

西山武生之與文忠公書言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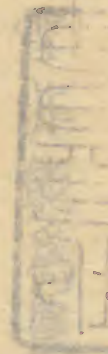
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

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

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指者風轉之極而逆散者也

天地之氣



年其所以然者以其氣結陽氣在地至來

歲發洋中論雷震風雨之風

南風其氣在病限哥出於主病限新天時殊

竊之論焉

文政重庫

